



遇見(六)

鄭觀應落戶阿婆井

「華人神誕喜燃炮，葡人禮拜例敲鐘。華葡雜處無貴賤，有財無德亦敬恭。」鄭觀應這首詩，真實描繪了澳門當時的社會狀態。其時，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已經開埠，澳門失去了昔日的貿易壟斷地位，真正衰落的日子也開始了。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，兩廣總督耆英被迫與美國特使顧盛（Caleb Cushing）在澳門簽訂《望廈條約》，簽約的桌子至今還在普濟禪院的後花園，風吹雨打，哀鳴哭泣。葡萄牙眼看英美簽約，心有不甘，認為有機可乘，也提出改變澳門的法律地位。多番要求未果後，葡女王於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單方宣布澳門為自由港，並派出「獨臂將軍」亞馬留出任總督，殖民擴界，設關收稅，希圖與香港看齊，重振澳門經濟。亞馬留的殖民政策，特別是挖填修路的

暴行激起民憤，終於「兇橫過甚，孽由自作」，被村民沈志亮殺斃，屍首分家。葡人在西方列強多國聲援下，一度攻打關關和北山嶺復仇，沈志亮也為曾經拒絕英人進入廣州城而被道光皇帝稱為「賢能柱石之臣」的兩廣總督徐廣縉誘捕押至澳門「正法」，中葡關係發生了質變。澳門再也回不到從前的繁盛景象了，百姓慘淡度日。

「航海初來借一枝，卑棲安敢室堂窺。疆臣亦有深謀慮，大局瀾翻異昔時。」澳門脫離中華秩序，失去了對內地貿易的優勢，更加窮困不堪，無路可走之際，只有「偏門」一途。鄭觀應目睹澳門「豬仔館」和賭場處處以及洋人奸商互相勾結的情況，形容澳門為「禽獸之域」：「盜賊之熾，奸宄之多，余足跡半天下，從未見有如澳門之也！」

「一統江山今昔此，淒涼滿目亦清

然。」出人意料的是，這位維新派思想家晚年移居澳門生活，並且選擇在土生葡人認為「喝了阿婆井水，就不會離開澳門」的阿婆井邊上修建自己的大宅——今天的鄭家大屋——安度餘生。「群山環抱水朝宗，雲影波光滿目濃。樓閣新營臨海鏡，記曾夢裏一相逢。」「三面雲山一面樓，帆檣出沒繞青洲。儂家正住蓮花地，倒瀉波光接斗牛。」詩句間，他十分喜愛澳門的新宅和享受蓮花地的生活，內心裏，他卻傷時感事，極為不安。

鄭觀應一八四二年出生於香山縣雍陌村，十七歲應縣童子試落第後，棄學到上海經商。在列強入侵、民族危亡之際，其愛國主義和重商興國思想油然而生。他看到了世界的黑暗不公，也看到了「泰西之長技」，提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「富民之道」，倡導改革社會風俗，對吸食鴉片尤其深惡痛

絕。他在澳門賦閒時，靜觀世變，明察世情，潛心撰寫了轟動一時又影響深遠的《盛世危言》，明確提出中國近代化改革的諸課題，警醒國人奮起改革政治，重商興學，富國強兵，啟迪社會變革，推進維新運動。

選擇澳門進行變革救國活動的不僅鄭觀應一人，康有為、梁啟超也相繼前來，利用澳門「近內地、通海外」的特殊地位，創辦《知新報》，繼續宣傳維新變法，並興辦新式學堂，培養維新骨幹，發起組織不纏足會、戒鴉片煙會，力改社會舊俗，重振民族精神。戊戌變法失敗後，內地維新派報刊悉數停辦，《知新報》卻利用澳門特殊環境得以繼續出版，成為中國領土內唯一的變革聲音。不過，為了防止清廷報復，不僅自第六十八期起重要文章不署實名，還改由葡人飛南第（Francisco H. Fernandes）出任經理人，將澳門的地位優勢發揮到極致。

紅楓引客來



近日，北京香山公園進入彩葉最佳觀賞期，賞葉的遊客紛至沓來。

中新社

市井萬象



君子玉言

小香

司機送我到家門口橋頭時，說了句「原來也是古鎮」。準確講，應該是古城的殘留。在這座兩千多年的古城中，這樣的「殘留」歷史片區，目前只剩三塊。

我留司機吃午飯再返上海。母親說家對面台門新開了餐館。點了五個菜，顯然是多了，有的端上來直接打包，後面母女倆吃了兩頓。

隨同這餐館，台門周邊變化不小。沿河廊簷下，擺了一排茶座，我們常拍照的轉角垂柳處，搞了一只小船作河上茶座，襯着假荷花。王衙弄假山弄老街坊的台門改造成了酒店；西小路民房有幾家搬走了，被租客開了漢服店。上大路也整修好了，開了不少店舖，cafe吧茶樓黃酒館，還有川菜館日料館。一直到解放路路口，再從興文橋折返，老樓老橋老老台門搞了很多炫炫的燈光秀，古樸安靜的老城區變得商業味極濃……尋常人家的市井，已經變成用來觀賞的景觀。當年父親常常走到興文橋買菜，如今天上的父親目之所及，會不會迷路呢？

白天，一撥一撥遊客在台門前的橋上拍照，女孩子穿着漢服，河邊弄堂人聲喧鬧。在廚房做飯時，窗外飄來不同口音；在門口晾衣服時，路過的遊人打聽「某某故里往哪走」；在河埠頭洗拖把時，岸邊傳來遊客手機的導航語音「前方五十米左轉」……

我這才意識到，這片殘留的老城已經成為景區了，老屋也成為景區中最後的枕河人家了。弄堂深處「小心火燭」的古樸鐘聲已經永遠留在記憶裏了。

倒是掃共享單車容易了，我只要想上街，老屋牆根、廚房窗下、對面橋頭……都可找到遊客停放的單車。我騎着小黃車小藍車，吡嘰吡嘰在馬弄那邊老弄堂彎來彎去，然後拐到大馬路上；從解放路勝利路回來時，再吡嘰吡嘰從西小路石板街顛簸，扶車走過謝公橋——這座兩千多年的古老石橋連着兩岸煙火人間，走過了無

細碎的故鄉



江南古城。

作者供圖

數文人墨客達官貴人和引車賣漿的平民百姓，如今我推着帶有藍牙定位的小黃車，車走坡道，我走台階，舊時王謝堂燕，尋常百姓人家，一時有穿越之感。

母親說二十五號院明年也要徵用了，老街坊們更希望拿到一筆搬遷款，一再要求搬出。我們後窗的兒蘭家等幾戶是私房，自然不願搬。有一天一大早，我還在閣樓上睡覺，樓下傳來一陣吵嚷聲。母親告訴我，租住民宿的房客說，你們幹嘛不肯搬出這老房子啊，又舊又破的！惹得街坊們一陣憤怒，同租客吵了起來。老屋已然不僅僅是房屋，青瓦木簷看了一代又一代，都是家傳故情，連瓦縫間的茅草都是寵物。

街坊說新餐館的竹林雞好吃，母親一大早到對面告訴店家做。十一點，店家按時端來一個大砂鍋，一隻完整的雞臥在鍋裏，肉香醬香酒香撲鼻，果然不錯。我與母親商量送兒蘭分享，多年來，老街坊對母親很是照顧。端着砂鍋到兒蘭家，分了半隻雞加湯汁。剩下半隻當作母女倆的午飯，正要刷鍋，店家來取砂鍋，堅決不讓我刷。店家落在老台門門口，也成了好街坊。母親將來的一日三餐有着落了。

母親發現空調外機排水管不見了，我約廠家來維修，維修工一次次打電話確認位置，終於中午趕到，街坊們在旁邊看

着，幫忙遞工具，提醒把新管子搭高一點，省得被路人手閒拉斷。母親又說洗衣機上水水流很慢，我擰開水管刷刷濾網，居然就好了。兩台電視機相繼突然沒信號，我把sim卡取出來擦擦，又好了……我笑淨是「小破事」。母親說這些「小破事」，對於我就是麻煩事、大事呢。

帶回兩本書，母親很快看完了。過去母親常常騎車去圖書館借書，每月能看二十幾本。如今連走出弄堂都很辛苦了。天井裏的花，成了母親的陪伴。今年夏末，假裝了幾年樹樣的洛神花忽然開花，街坊們紛紛過來看新奇。母親送給二十五號院李老太一盆洛神花，隔天李老太送母親兩個蘿蔔。兒蘭送了塊冬瓜。

母親問我要不要帶杜鵑花回京，我說要。母親將一株結滿花苞的杜鵑連土裝好，我手提着杜鵑花乘高鐵，六個多小時供在茶桌上小心照拂……

兩天細雨後，臨走前雨過天晴。叫街坊幫忙拍照，母親特意繫了條絲巾，母女倆都拍得很好，景區又迴歸我們自己的家門口。午飯時，母親堅決不讓我動手，自己去煮米飯、熱熱姨送來的菜。這是八旬老母親能為女兒做到的最後一點庇護了。

站在阳台上，深秋的長風從四面吹來，想起這，我在一眾候車的人面前，淚流滿頰……

碎片化「閱讀」



如是我見

姚文冬

如今傳統方式的讀書人少了，碎片化閱讀大行其道。有人問我，碎片化閱讀與讀書有什麼區別？我說，碎片化閱讀就像吃零食，不能飽腹，也沒什麼營養，還打亂了正常飲食規律；讀書則如同主食與菜餚搭配的一日三餐，最為養人，而精讀一本好書，等同於吃了一頓美味大餐。

我掌握的戲曲知識，一是來自讀書，比如我十幾歲便訂閱《戲曲藝術》《中國京劇》等雜誌，閱讀了諸如《中國京劇二十講》《京劇音韻知識》以及歐陽中石、吳小如等名家的書籍。二是通過反覆觀看整齣大戲、精心揣摩名家唱片資料（對戲迷來說，這是與讀書性質相同的「閱讀」）獲得，而不像多數戲迷只聽某個選段，然後學唱，卻從未看過整齣戲（這恰恰近似「碎片化閱讀」）。「書本」知識全面系統，扎實牢靠，幾十年的積累，奠定了一個戲迷的底蘊。所以，當大家因某個問題發生爭執時，還是愛聽我一錘定音。而現在，似乎不少戲迷也都能講幾句理論了，這本是好事，但他們是通過刷手機獲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識和信息，支離破碎，互不搭界，尤以八卦居多。這些碎片知識，使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如同從枝頭摘的一朵花，看似悅目，其實無根，凋零得也快。

腦子裏碎片化信息多了，會讓自己生成一種博學多知的錯覺。我有幾位寫小說的作家朋友，以前他們談論小說時，我也愛插上幾句，大有別看我不寫但也很懂的架勢。實際上，我只是偶爾讀一些評論，記住了幾個術語，甚至還轉述零碎的網友留言充當自己的見解，現臺現賣。作家朋友多是笑而不語，我還以為被我

「震」住了呢。後來我也寫小說了，才感覺到以前的淺薄、輕浮。原來每一個術語下面，都藏着一個巨大的知識庫，要弄懂這個術語，需要大量的系統閱讀和實踐。所以，要真正掌握寫小說這門技術，就像蓋一座大樓，需要的是貨真價實的建築材料，碎磚亂瓦再多也沒用。

旅行也是一種閱讀，因此也有碎片化閱讀。一次參加朋友喜宴，朋友讚我愛旅行，走遍了全國，堪稱達人。我還沒來得及謙虛，對面一位陌生客人說他也愛旅行，也差不多走遍全國了。有人問，你去過哪裏呢？他說，九寨溝、泰山、麗江，還有武夷山……說了大概十幾個地方，就說到了頭。我說武夷山不錯，可惜我還沒去過。他更得意了，說可以去看看，也不遠，就在湖北。我吃了一驚。接着又聽他侃侃而談，竟把魯迅故居從紹興「搬」到了杭州。這種張冠李戴，暴露了他的旅行真相，充其量算是「碎片化旅行」，質量很低，別說遠遠談不上走遍全國，好像連基本的地理方位都還沒搞清楚。

現代人忙忙碌碌，時間被碎片化了。但是，在碎片化的時間裏，如果專注，依然能做出完整的事來，恰如一天不可能看完一部長篇，需要許多碎片化時間。相反，倒有許多把原本完整的時間碎片化了。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，一天下來，貌似做了很多事，本該很充實的，結果卻感到空虛、失落。那是因為我把這一天碎片化了，想做這又想做那，於是做了許多沒有意義的事。這是對生活的碎片化閱讀。

還有人把朋友也「碎片化」了。我有位善飲的朋友，最多時，一個晚上轉場過六次，多是敬幾杯酒、說幾句話就走。大家都羨慕他朋友多、交際廣，我卻覺得，他最終不會落下幾個真正的朋友，多的不過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面孔。



柳絮紛飛

小冰

順勢給個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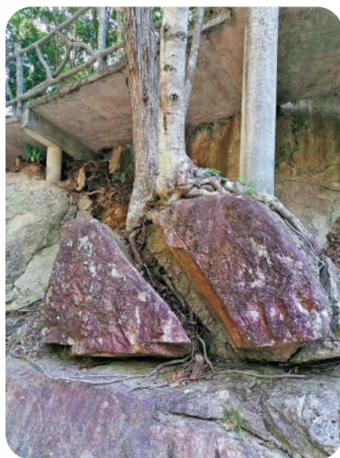
武夷山是丹霞地貌，到處坑坑窪窪，山上陡峭山下也不平坦。難得有一塊像樣的平地，茶樹很少是成片栽種，在近代野生的狀態下，矮矮的茶樹有的獨立一株，有的幾株成團，有的成片有的成行。四面環山，得天獨厚的地勢如三百六十度的屏障，把武夷山的氣溫鎖在年均十七八攝氏度。土質肥沃，雨水充沛，雲霧繚繞，茶樹得到恰到好處的滋養。

當然也不完全是野生狀態，都有主人，該施肥了有人施肥，該採摘了有人採摘。「你看這一株，還有那一株，掛着二維碼，宣告主人是誰」，導遊小葉指給我們看。

最珍貴的大紅袍，來自那六顆母株。母株謙卑地長在不起眼的峭壁上，一會兒藏身迷霧，一會兒露臉接見遊客。那是茶界德高望重的天花板，遠遠地眺望它們，我關注大紅袍的

茶業界有「上者生爛石，中者生礫壤，下者生黃土」之說。大紅袍是上者，它生於爛石。武夷山岩茶中最著名的是大紅袍，岩茶，根據茶樹長在岩石上、沙礫中、碎石裏的道理，

大紅袍——上者生爛石



武夷山上岩石縫中求生存的茶樹。

作者供圖

可延續性，默想其價值和那保險費一億元人民幣。

還好，科研人員一九八二年從母株DNA中成功繁殖出大紅袍品種，一九八八年使繁殖品種達到母株標準並批量生產，二〇〇六年起停止採摘母株，轉而對其保護留養。豈止一億元，無價。武夷山孕育了名樅大紅袍、水仙、肉桂、

金駿眉，也培育出眾多其他品牌，例如常年藏身陰暗處的「不見天」、採摘時間最晚的「不知春」、在懸崖上求生存的「半天夭」等。小葉說，還有不少樣子差不多的茶樹，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沒有名字的統叫茶茶，其實品質也很不錯。

在「GuGu」茶室喝茶，高級茶藝師范女士像泡工夫茶那樣為我們泡大紅袍，她小壺地沖泡，我們小杯地品嚐，喝着聊着，感受茶水通心曲。大紅袍耐泡，一袋茶葉泡七八次過後仍存香味。我認同民間喝茶的道理，健身、養生、社交、益智，喝茶的人心境是平靜的。

想到當地文人朱熹，還想到萬里茶道。萬里茶道從武夷山啟程，先用扁擔和獨輪車把茶葉送上水路，輾轉陸路到俄羅斯，再進入歐洲，譜寫出幾百年茶葉貿易的傳奇。

中國是茶的故鄉、茶的王國，王國冠冕上那顆璀璨的明珠是大紅袍。修身養性，朋友聚會，公開場所，大紅袍是紐帶、解藥、潤滑劑，請喝送禮，很受歡迎。

「野者上，園者次」，我敬佩武夷山上岩石縫中求生存的茶樹種子，它們頑強地撐開一條條石縫，以無比的力量發芽成長，把一年一度的嫩芽奉獻給喝茶人。一粒茶樹種子的愛與力量，還有什麼能超乎其上？